

用最先进的科技和材料。新机场更是个中表率。西方人抵达此地，惊讶地看到了，一个期待中的未来生活美景，竟不是出现在日本，反而是中国的大地上。

### 外国人仰视的背后

以前，西方国家看中国采取的是俯视，带着微妙的心理优势。新机场的快速完成，让他们的居高临下动摇了。开始出现平视的眼光，角度甚而有些仰望。

那天喝完咖啡，我走向另一侧翼的登机口E05，准备离境，走到中途时，看到了另一个休息空间，还有一间像星巴克的店面，不免苦笑。这儿像其他国际机场的场情，也是这个国家未来的延伸。

尽管新机场不到短短四年即完工，一切也营运正常，但有些还是来不及训练。最明显的便是人才资源的培养。相较于台湾、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服务人员的态度和语气，新机场的服务水准，若想要赶上，恐怕还有一段时间。

同样的黄面孔，大概只有北京新航站的，最整天板着脸孔。现代建筑内涵的航站，唐突地出现穿着散漫的工作人员，一些代表门面的进出口，站着披一肩俗溜红锦缎的女服务员，或者，化妆间内，游客不小心将水溢出地面，清洁人员也会不客气的给白眼。

### 由天安门直奔神武门

放眼望去，新机场也充满大而无当的荒凉，并无香港机场充满转机机场的内涵和乐趣，比如说购物，就远远不如香港的丰富，买书亦只是一间小店的规模，甚至不若桃园中正机场。里面充斥着财经、励志、厚黑学和名人自传的书藉。

最后还有一个遗憾，让我如历险境般惊恐。当我花了八九分钟，好不容易走到E05时，突然间，听到广播，这班要飞往香港的班机，竟临时改变了登机口为E22。

从E05到E22大约有一公里长，等于紫禁城从天安门走到神武门的距离。那时离登机时间还剩五分钟，我连人带包跑过去，花了十分钟，才及时赶到。

我在赶路时，后头还有一位老姬和穿着时尚的小姐尾随。抵达新的登机口后，我急忙拜托柜台的航空人员，请她们缓一会儿。天可怜，他们二人跑得只差没口吐白沫。二人气喘吁吁赶上时，一个脸色铁青，一个花容失色，都被这漫长的机场吓得余悸犹存，但服务人员视若无睹，他们说已经广播多回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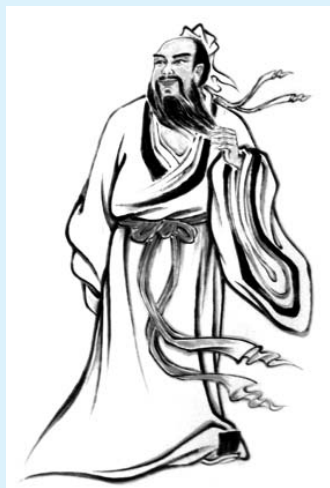
我搭上飞机，随即想写一封信，抗议这种可怕的调度。因为在中国有一种不同的文化特质，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——新机场给了最好的证明。

南朝诗人谢灵运才华出众，和才华齐名的，还有他的胡子，号称“美髯”。谢灵运因遭嫉恨，被人诬告，处以极刑之时，监斩官问他临死有何托付，他说：“死就死了吧，有什么牵挂呢，只可惜了我这一把好胡子！如果你能在我死后，把我的胡子割下来给维摩诘菩萨像做胡子，我就满足了！”祇洹寺接受了这位天才诗人的名须后，不敢怠慢，马上塑了一尊维摩诘像，将他的美须粘在上面。

谢灵运大概是史上最早进行“遗体捐献”的人，虽然他捐献的只是一把胡子。可是没想到两百多年后，唐中宗的安乐公主为玩“斗百草”，竟把谢灵运当年名满天下的美须从菩萨塑像上拔下，做了她手中的玩物，当对方拿出各种名花异草时，她冷不丁就把谢灵运的胡子拿出来，吹嘘道：“地上的草，怎么比得上人身上的草呢，瞧我这‘草’——谢灵运的胡子，你有吗？”

宋代有一个蔡襄，胡子长得好，都惊动了仁宗皇帝，有一次皇帝设宴时问他，你这么漂亮的大胡子，夜间睡觉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被子外面呢？皇上这一问不打紧，当天蔡襄失眠了一夜，不知道把他这胡子如何安放。蔡襄睡不着的原因，关键是皇帝问了他这话，如果是个普通百姓问他胡子晚上放哪里，他才懒得理呢！

民国文人张友鸾在《胡子的灾难历程》一文中说：“这是没有养胡子的人瞎诌的，不能有这样的事情。”并引用“我舅舅”的话加以佐证：“养胡子的总十分爱惜自己的胡子，如果把胡子放在被里，太容易折断了，那是不肯的。古人胡子长的，常用一个纱袋套着睡觉，有个纱袋放在被里，辗转反侧都不方便，只能放在被外。”



## 古人的胡子

● 陈雄